



惊悚

WOTANHUI

# 卧谈会

盛行于校园与写字楼的热门恐怖故事

大袖遮天 等/著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CS-BOOKY

博集天卷  
CS-BOOKY

WOTANHUI

# 卧谈会

盛行于校园与写字楼的热门恐怖故事

大袖遮天 等/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卧谈会 / 大袖遮天等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4  
( 惊魂六计 )

ISBN 978-7-5404-4770-0

I. ①卧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推理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3 ) 第049061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文学·悬疑推理

## 惊魂六计·卧谈会

著 者: 大袖遮天 等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
策划编辑: 戚小双

特约编辑: 张建霞

封面设计: 荆棘设计

版式设计: 崔振江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 )

网 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字 数: 234千字

印 张: 10.5

版 次: 2013年4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4770-0

定 价: 20.00元

( 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 )

目录  
CONTENTS

第一个故事	泥娃娃传说 / 001
第二个故事	苍蝇 / 059
第三个故事	熄灯后，别讲话 / 098
第四个故事	脚步声 / 117
第五个故事	嫁衣 / 146
第六个故事	莲生子 / 173
第七个故事	龙地 / 199
第八个故事	尸变 / 229
第九个故事	永恒之伤 / 248
第十个故事	噩梦时刻 / 269



## 第一个故事 泥娃娃传说

文/ Lick Chen

我想每间宿舍里熄灯后都有属于自己的“卧谈会”吧，这已然成为各大高校熄灯后的文化了，而我们477男生寝室自然也不例外，我们寝室的卧谈会内容杂七杂八，有笑话，有八卦，有奇闻……不过每周四的卧谈会，我们一般都会讲鬼故事，主题是“每晚一个离奇故事”，一到周四晚上，熄灯之后，我们便一人开讲一个诡异故事……

今晚又是周四，灯刚刚熄了，老大赵文涛便招呼我们“开会”，老大干咳了一声，说：“好了，又到了‘每晚一个离奇故事’的时间了，闲话我就不多说了，直接进入主题，今晚谁先来？”

老四张夏文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我来，我来，白天看了一个特惨人的故事，迫不及待地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都听过《泥娃娃》这首儿歌吧，我这个故事就是跟这首歌有关的，故事发生在一群不信邪的学生身上，他们是台大……”

这个世界上，有信鬼神的人，也有不信鬼神的人。

对于相信有鬼神的人而言，不信鬼神的人被叫作“铁齿”。

而“铁齿”又分两种。一种是不信鬼神，但也不会故意做出某些举动来证明世上没有鬼神的人。

这种人面对鬼神之说，最常见的一套说辞就是：“要我相信有鬼，除非让我亲眼见到。”

而这些人通常也没啥机会见到。

而另一种“铁齿”就不同了，这种人不但不信鬼神，还经常想证明这世上没有鬼神，愈有人说如何如何会撞鬼，他们就愈想要试试看。换句话说就是“白目”。

举凡鬼屋探险、冒犯禁忌、坟场夜游、碟仙钱仙等等，这些人可能都尝试过；说不定还到过意外现场或在丧礼上说过“好可惜”这一类的话。

如果这么做以后仍然平安无事，那么他就可以大刺刺地继续对灵异鬼怪之说嗤之以鼻。

但是，如果出了什么差错，那就……在我们学校有个地下社团，社员人数不是很多，只有五个人。没有什么组织章程，也没有干部与社员的分别。

社团活动经费来源：社员们的父母。

社团成立宗旨：挑战为现代人所诟病的传统。

社员活动、聚会、吃喝拉撒睡的地点：大里的一栋四楼透天厝。

没错！我们是一个由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室友所组成的社团。

社团名称就叫作“铁齿俱乐部”。

我们这五个人大部分都是从北部来中部念书的，只有一个是南部人，叫作阿光。

阿光虽然家住高雄三凤宫附近，但他却不信三太子，也不跟着家人信基督。

他说每次庙里有大拜拜，尤其是中元普度的时候，他都很想冲出门挥刀杀人。

而每次看到乘着游览车前来的进香团的时候，他都巴不得这些人出车祸。

虽然我也蛮讨厌信教的人，但不会想要他们死，或许是因为我没有住在神威显赫的大庙旁边的关系吧。

总之，成立这个“铁齿俱乐部”正是阿光的主意，覆鼎金（编者注：地名，位于台湾高雄市）夜游也是他带我们去的。

而我们已经在这房子里玩过碟仙、钱仙、笔仙不下数十次。

除了基隆的爱三路鬼屋没有找到，北部的各个著名“观光”景点，我们大都去过了。而到北滨公路那次，除了车子熄火一次以外，也只有收音机断断续续罢了，根本就不可怕。

也因此，我们“铁齿俱乐部”不断地寻找更刺激、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新玩法，直到发生了那件事情以后……

## 二

我们所租的这一栋楼总共有五间房。

二楼、三楼各两间，四楼一间。

四楼不知道是不是房东后来加盖的，整层楼就只有一间房，所以空间是其他房间的两倍大，里面住的是中兴大学森林系博二的老吴。

他是我们这五个人之中最老、也最有身价的一个，开着一部 ACCORD（本田雅阁），家境优渥，为人又慷慨，经常借车让我们去载美眉。

其实他并不是那么铁齿的一个人，只是个性豪爽，由着我们一群小伙子带着他一起去胡作非为。

三楼住着阿光和阿森，阿光是老吴的硕士班学弟，阿森则是台湾“中山大学”医学院的高材生。

不知是凑巧还是怎么的，这两个人正好是我们这些人里面最铁齿的两个：鬼点子最多，最爱鬼混，最爱把马子。

阿光是台湾文化大学考进我们学校研究所的。

他说他在阳明山半山腰一间破平房住了两年，别说狐仙，连狐狸尾巴都没见过一条。

所以我想他的胆量必定是从那时候培养出来的，加上他们森林系不时要到各个山上采集，一待就是好几天；而且不分男女，人人都是一个背包、一套采集用具，有时候凌晨三四点都还在山里晃来荡去。



这也难怪一直以来他对魑魅魍魉的传说嗤之以鼻。没办法，没见过嘛！

至于阿森，他并不像阿光是因为历练才磨出一身胆；他是因为凡事讲求科学证据，所以才对灵异鬼神抱持怀疑的态度。

而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一边看着灵异节目，一边向我们提出一切可能的科学解释。

被他教育了将近五个月之后，我们也都能够对大部分的灵异事件提出合理的怀疑。

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人家可是念医学院的呢！

至于二楼，则是我跟小贝贝住的；我念食科所研一，小贝贝则是昆虫系三年级的学生。

听到小贝贝这个绰号，你们一定会猜他要不是个gay（同性恋），要不就是长得像女孩子。

其实你们都错了，小贝贝是他自封的，他最初的绰号叫作贝哥哥。

贝哥哥是什么意思，我想这就不需要我再多做解释了吧！

小贝贝最喜欢制作标本，而且不局限于昆虫的范围；只要大小不超过标本箱的size（尺寸）、来源不是太难取得的生物，大概都可以在他的房间找到。

记得一次，邻居家的狗生了六只小狗，其中一只一出生就死了；要不是我极力阻止，恐怕这小狗就成了一具干尸了……

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的USO（恐怖灵异电视节目）曾经播出过半夜钉草人、下诅咒的节目内容。

过了一阵子，八大也播出有人在金斗瓮里找到好几张被插针的

大头照。

当时我们一群人常常一起看这些灵异节目，特别是USO的《都市传说》。

有一天，我、阿光、阿森三个正看到一半，阿森突然冒出了一句话说：“哎……我们也来下诅咒好不好？”

我白了他一眼，故意挖苦他说：“怎么？医生不想做想去当降头师啊？”

阿森摇摇头：“非也，不是真的下诅咒。我想的是有一点像那种‘连锁信’之类的东西。”

“好像有点老套，这样有什么好玩的？”阿光不以为意地说。

此时阿森诡异地笑了笑：“老把戏有新玩法，这个游戏可是融合了各家之大成……”

他停下来喝了口可乐之后又继续说：“我的想法是这样，我们来做一堆草人，写张诅咒的字条或符咒之类的贴在上面，然后把它们一个一个寄出去，看看收到的人会有什么反应。这样一定很好玩。”

阿光听了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接着说出他自己的点子：“我觉得这样还不够刺激。而且做草人的话，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们在模仿电视节目了……”

“我想……用陶土或瓷土来做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嗯……字条上最好写上《泥娃娃》的歌词，最后再加一个‘遗弃我将有报应’。你们觉得这样好不好？”

阿森听了之后不禁为阿光的主意喝起彩来。

而我，光是听到阿光这样说，头皮就已经麻起来了。因为当时我的心里马上回想起《泥娃娃》这首歌的歌词。如果你没听过，或

是已经忘了，让我来提醒你：泥娃娃，泥娃娃，一个泥娃娃。它有那眉毛也有那眼睛，眼睛不会眨。泥娃娃，泥娃娃，一个泥娃娃。它有那鼻子也有那嘴巴，嘴巴不说话。它是个假娃娃，不是个真娃娃。它没有亲爱的爸爸，也没有妈妈。泥娃娃，泥娃娃，一个泥娃娃。我做它爸爸，我做它妈妈，永远爱着它！

了解了吗？跟之前网络上流传的《妹妹背着洋娃娃》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只不过多加了阿光所想的那句话，真不敢想象收到这种东西的人会有怎样的反应。

阿森跟阿光两人接着又兴高采烈地讨论着。

我问：“那你们打算寄给哪些人？”

阿森听我这么问，低头沉吟了几秒，随即抬起头来，满脸笑意地说：“就我们学校的护理系吧。她们常被自己的学姐讲的一些医院里的鬼故事吓得半死，想来应该是蛮胆小的……”

“还有……你的问题提醒了我，泥娃娃邮寄可能不太方便，我们就自己送货到家好了。呵呵……”

阿光这时兴奋地接口说：“上次一群大学部的死孩子惹得我们几个助教不爽，我也要趁机捉弄他们一下。嘿嘿嘿……”

我听他们这么说，突然想起企管（企业管理专业）跟园艺（园林艺术专业）那一群很傻很天真的学妹，不免也心痒痒的。

不知道她们收到这种东西以后会不会气得破口大骂，就像之前我们联谊迟到那次一样。

嘻嘻……

### 三

当晚小贝贝回来之后也加入我们的行列。

正当我们七嘴八舌讨论得正热烈的时候，我突然接到了学长的电话，说是要我隔天跟他一起到台大（台湾大学）食科所去学新的技术。

什么？明天就要出发，今天晚上才通知。

我不禁在心里嘀咕着。

但我还是很有礼貌地说：“哦……好！我知道了。学长再见。”

挂掉电话之后，我在猜是哪个学姐自己不去推到我这边来。

虽然我是台北人，家离台大也近，但是学长又不是要带我去玩，干吗不让研二的去学，要我一介菜鸟去瞎搅和，真的是圈圈叉叉。

当时我的心里面真是千万个不愿意，不过事后想想，如果那时我没被学长拉到台北去，恐怕这件事就要由别人来叙述了。

讲到这里，我还真要感谢平时在实验室里对我“照顾有加”的学长们。

等我三天之后回到台中的时候，大伙儿正挤在小贝贝的房间里盯着计算机。

我往里面望了望，并没有看到老吴。

我问：“咦——？你们看A片没约吴老大呀？”

阿光回头说：“A你个头啦！我们在验收成果啦！”

“验收什么？”

我不禁也好奇地凑近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，只见屏幕上BBS的画面，黄色字体的文章标题是《Re：我收到了怪东西怎么办？》，这么一来我就了解了。

我又问：“你们总共送出多少个娃娃呀？你们做的是什么样子的，还是买的？”

“草图在这儿，你看。”阿森扬了扬手上的一张纸，我接过来看。

“哇靠，你们还画符啊。”我惊讶地看着纸上所画的娃娃说。

这个娃娃的造型就跟道士作法的纸人差不多，构造超简单，很丑，加上娃娃肚子上那一道几可乱真的鬼画符，看起来真的是超有感觉的。

我想没有人愿意爱这样的丑娃娃一辈子吧！

我问他们：“这符看起来很像真的，你们怎么会画啊？”

阿光举起手说：“是我照着电视上画的。怎样？很帅吧？”

我笑笑说：“很帅啊，以后你失业可以去当神棍，哈哈……”

“对了，你们给了哪些人？”

小贝贝跷起二郎腿，一边抖着脚一边说：“阿森他们学校护理系送了四个。我们学校农资院各系都有份，一共有二十来个吧。应经（应用经济系）的最多，送了七八个。”

说完他还得意地扬起嘴角微笑，一副忘形的样子。

“唉……可惜，没整到那一群学妹。”我说。

这时阿光指指房子的西边说：“我们隔壁巷子就有一间陶艺教室呀！再去请他卖点陶土给你不就有了。自己动手乐趣多噢。呵呵……”

我摇摇头：“算了，我要忙专讨（专题讨论会）。对了，老吴也有插一脚吗？”

“什么……他要比你失踪更多天好不好……他去考察古迹啦！”阿光一边按着键盘一边回答我的问题。

“噢……”我走回自己房间，留下他们三人继续看那些回应文章，房里还不时传来阿森大笑的声音……当晚我一直在房间里整理文献到十二点多。

后来实在觉得整理得很烦，所以就开了BBS来看。

一看之下才知道“收到怪东西”这篇文章的回帖已经有两百条以上了。

其中有不少人说自己丢掉娃娃之后开始倒霉，还有人说娃娃晚上会笑会讲话什么的；讲来讲去似乎是这土做的丑娃娃真的有什么魔力一般。

我忍不住轻声笑了起来，这是什么时代了，身为大学生居然也这样被骗得团团转。

“书真是白念了。”我说。

我又接着跳过几篇，突然一个眼熟的ID出现在我眼前，那是我们系里一个大四的学妹小雯。

我进去她的文章一看，内容是写她把这个娃娃带回南部去给了妈妈的一个朋友看，她妈妈的这个朋友是一个修道场的会长或主任委员之类，具有通灵的能力。

他看过娃娃身上的符咒以后，说这个娃娃有点邪气，符咒也画对了，只是还不到可以拿来害人的程度。

至于字条的部分，他则不认为有什么诅咒的作用。

我看完之后不禁打了个冷战，原来阿光这死家伙还真的把符给画对了，难怪我一看到娃娃的设计图就觉得浑身不自在。

不过这个学妹并没有讲“还不到害人的程度”是什么意思，是欠缺了施法念咒的手续，还是由于对方的毛发、指甲等细节的原因。

电视节目都有讲过，说什么画符要有信仰的念力灌注进去才会有效或什么的，我也不是记得很清楚。

我靠在椅背上，反复想了又想，真不知这件事该如何来收尾。

这时我肚子突然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，于是我从纸箱里拿了碗泡面走到一楼的厨房去。

刚好阿森跟阿光都在客厅里看电视，我端着冲好热水的泡面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。

正要开口问阿森，阿光就先开口问我了：“熊仔，你看过我们学校的BBS了吗？好多人吓得哇哇叫呢，真是好笑……”

“有啊，看了几篇。看来心理状态真的会严重影响人的行为，尤其是这种不理智的恐惧哦……阿森，我讲得对不对？”

阿森点点头，表示认同。

其实这些话都是他以前告诉我们的，我把它拿出来讲，一半是故意在挖苦他，没想到他还真的点头。

他接着说：“没错，这些人被吓得不但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，还把自己的失常归罪到运气头上。其实，撞车跟你的运气又有什么太大的关系？自己不小心嘛，怪谁？”

“有人撞车吗？”我问。

阿光抢着回答说：“对啊……就是阿森他们学校护理系的啊。我们系上的更扯，还有人说晚上睡觉被鬼压的哩。接下去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被泥娃娃附身的，够夸张。”

我忍不住哼哼地冷笑了两声，因为阿光那副嘴脸真的是贱到了某种程度。

“没有想到这个主意居然可以造成这么大的反应，而且大多数人还都深信不疑，以为一个由不值钱的陶土捏成的丑娃娃会有诅咒人的能力。再过一阵子，我打算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，写成报告交给老师。主题就写‘道教信仰与符咒迷信所导致之行为’，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阿森此时的笑声跟脸部表情让我感觉有点怪怪的，似乎有点阴森森的感觉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印堂发黑”。

这时我没有再搭腔，吃起我的泡面来了。

又过了三天，到了星期五，阿森念北医（台北医学大学）的女朋友小真来台中看他。

小两口从下午回来就一直关在房间里没有出来，我担心瘦瘦的阿森禁不禁得起这样子“操劳”。

阿光这个时候不在，只剩我跟小贝贝在一楼客厅看电视兼收听三楼的Live秀。

到了晚上十点多的时候，老吴终于结束一个多星期的考察，带着大包小包的名产回来。

他吆喝着所有人都下楼来吃名产，我告诉他说：“阿光不在；阿



森跟他女朋友在房间里，别打扰他们啦。我们自己先吃就好了。”

老吴看看手表说：“哎呀！长夜漫漫。你上去叫他们先下来吃东西，非要现在亲热吗？晚上有的是时间。”

我侧过耳朵去听楼上的动静，好像安静了蛮久了，这才打算上楼去叫他们两个，要不然多不好意思啊！

我沿着楼梯走上三楼，正要去敲阿森的门，这时我才听到原来小真在唱歌。

她之前应该唱得很小声吧，所以我刚才上来的时候一直没有听到。

我稍微聆听了一下，咦——？

“……她有那鼻子也有那嘴巴，嘴巴不说话……”

小真唱的居然是《泥娃娃》！

是阿森要她唱的吗？这似乎有点可能，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是我写给阿森的，所以阿森应该不会唱。

那他要小真唱给他听是什么意思，难不成接下来要送人家诅咒CD了？

想到这里，我自己也不禁觉得好笑。

我敲了敲门，要他们两个下来一起吃老吴买回来的名产。

这时小真的歌声停止了，唰的一声打开门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被她这样的举动吓了一跳，两只手举起来挡在脸的前面像个怕被揍的俗辣（编者注：台湾流行口语，指没有胆量的人。）

过了两秒之后我才发觉自己的动作实在很可笑，所以就慢慢地放下手来，尴尬地对她笑了笑说：“吴大哥买了东西回来请我们吃，叫阿森一起下来吧。”